

徐志摩



庸  
福  
而  
長

徐志摩 · 选  
爱眉小札 选  
徐如麒 选编

眉短眉长

徐志摩·爱眉小札选

9  
5354

# 眉 短 眉 长

徐如麟 选编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2 字数 67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7700 册

ISBN 7-5407-0455-1/I·341

定价：2.30 元

# 序

陈从周

“眉长眉短”，多富有诗意的动人辞句啊！眉轩，徐志摩为陆小曼题的斋名。小曼名眉，用这个眉字来颜额，其中包含着多少深情厚意，与多少美的境界，诗人的性灵也就表现在这个地方。志摩写过《眉轩琐语》、《爱眉小札》，他对“眉”是如何的钟情啊！

“眉目传情”、“低眉斜视”，人的感情就是在这短短的两眉之间，太神秘了。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，唐人的诗句传诵了整个社会，文学的能量实在太大了。在昆剧后台，看梁谷音化装，她对画眉够认真呢！眉长眉短，眉高眉低，眉广眉修，眉深眉浅；都是亲手来画。谷音是知眉的人，可惜未能及见小曼，小曼原是昆剧的名票啊。徐如麒君近编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一些信，把书名题为《眉短眉长》，这叫人太高兴了，书名取得太美了。这许多信，可说多数是情书，可作为志摩史实的一部分来对待，而词藻

美，感情之丰，那可说真正的情语了。这些信对  
我来说，并不陌生，十几岁时就见到了，后来编  
《徐志摩年谱》及校其遗著时，都细致阅读过，如今  
我还常常要看，如梦如幻，我仿佛见到这两位眉轩  
之人，到了他们的诗境中，与现实的感触不一样，  
“欲改清真春思调，一秋最是忆人时”，这般新秋天  
气，增加了我多少怀人情绪。

小曼生前，我常到她眉轩去。壁上挂着志摩的  
遗影，桌上玻璃下是志摩的一张绝笔信，有杨杏佛  
跋。她伏案作画，清寂的楼头，产生了一种旁边似  
乎有着一个人，这就是另一主人志摩吧，我每次在  
她家，就必然有这种幻境。

眉是人身上不可缺少的情感表现部分，这本  
《眉短眉长》也是志摩与小曼情感表现的部分，这当  
中有着“真善美”，没有丝毫的假、丑与恶，一片深  
情，字字流露，希望读者不要仅仅以“情书”来视  
它。这是一部高尚的文学作品，教人怎样做一个  
真的人，善良的人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如麒坚欲  
我写序，因知志摩小曼深，我起初是婉谢的，实在  
怕动笔；两年多来的凄凉岁月，颓唐得提不起笔来，  
“以园为家，以曲托命”，如是而已，但是我想我不  
写这些话，我是愧对志摩与小曼的，我没有推托的  
理由，“起舞不辞无气力，衰君吹玉笛”，用这老实  
的言语，以答如麒的一片诚心。

一九八八·九·十九·于同济大学

# 目 录

序 ..... 陈从周(1)

## 爱眉小札(选)

### (一九二五年)

八月九日	(3)
八月十一日	(6)
八月十六日	(9)
八月十八日	(11)
八月十九日	(16)
八月二十一日	(18)
八月二十二日	(20)
八月二十四日	(23)
八月二十七日	(26)
九月五日	(29)
九月九日	(31)
九月十一日	(34)
九月十三日	(3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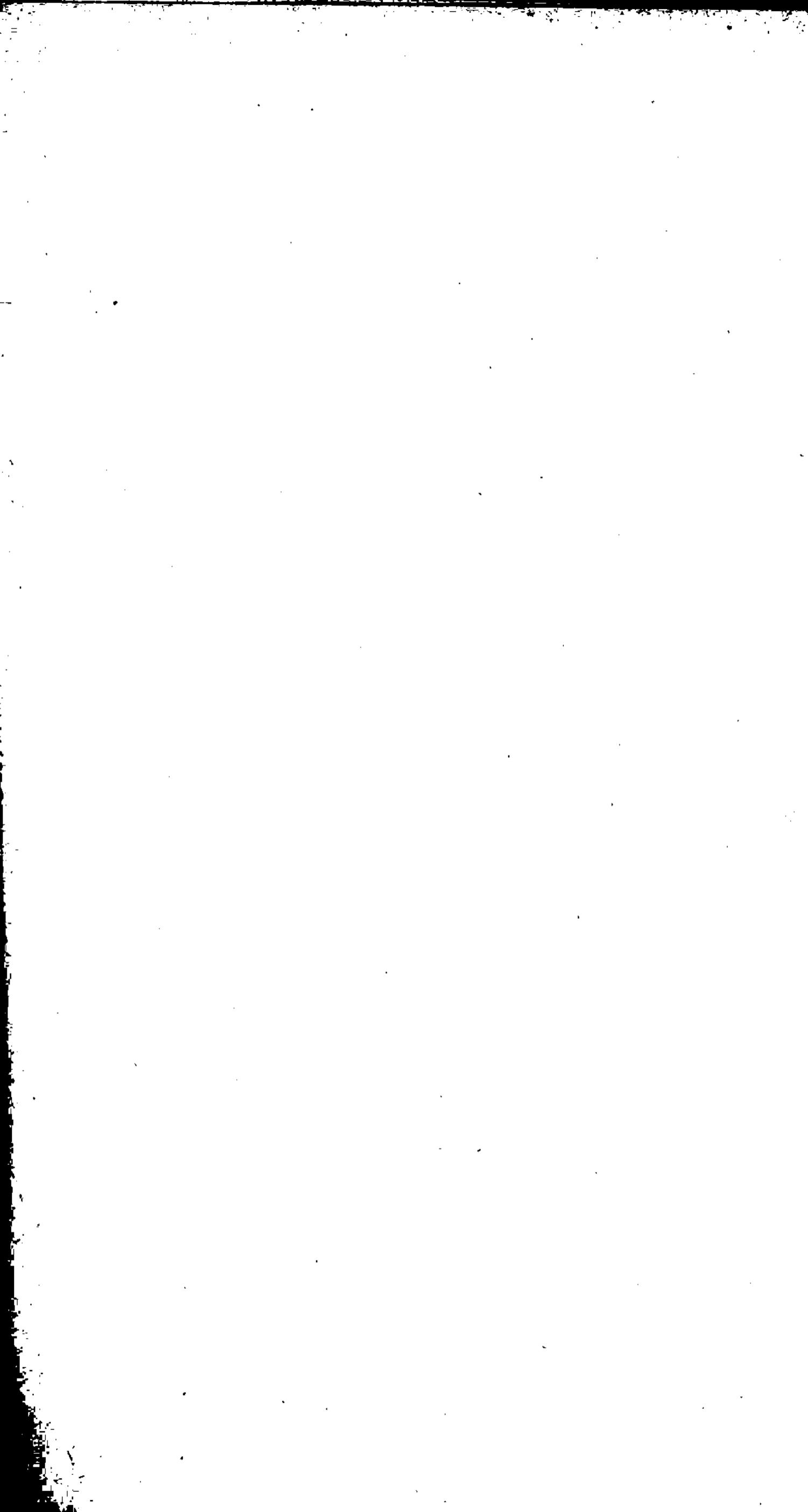
九月十六日	( 38 )
九月十七日	( 40 )

## 致陆小曼私柬

一(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)	( 45 )
二(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)	( 49 )
三(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)	( 51 )
四(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)	( 53 )
五(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)	( 56 )
六(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)	( 59 )
七(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)	( 61 )
八(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)	( 64 )
九(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)	( 67 )
十(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)	( 70 )
十一(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)	( 72 )
十二(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)	( 77 )
十三(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)	( 80 )
十四(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)	( 87 )
十五(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)	( 90 )
十六(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)	( 93 )
十七(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)	( 97 )
十八(一九三一年三月四日)	( 99 )
十九(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)	(102)
二十(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)	(105)
二十一(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二日)	(110)

- 二十二(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)..... (115)  
二十三(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)..... (118)  
二十四(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)..... (122)  
二十五(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)..... (124)

# 爱眉小札（选）



## 八月九日

“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，”这是我最近的发现。

今天早上的时刻，过得甜极了。只要你；有你我就忘却一切，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，因为我什么都有了。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，我最乐。坐着谈也好，走道也好，上街买东西也好。厂甸我何尝没去过，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；爱是甘草，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。眉，你真玲珑，你真活泼，你真象一条小龙。

我爱你朴素，不爱你奢华。你穿上一件蓝布袍，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，我看了心里就觉得着不可名状的欢喜。朴素是真的高贵。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，但那好看是寻常的，人人都认得的，素服时的眉，有我独到的领略。

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”，这话确有道理。

我恨的是庸凡，平常，琐细，俗；我爱个性的表现。

我的胸膛并不大，决计装不下整个或是甚至部

分的宇宙。我的心河也不够深，常常有露底的忧愁。我即使小有才，决计不是天生的，我信是勉强来的；所以每回我写什么多少总是难产，我唯一的靠榜是霎间的灵通。我不能没有心的平安，眉，只有你能给我心的平安。在你完全的蜜甜的高贵的爱里，我享受无上的心与灵的平安。

凡事开不得头，开了头便有重复，甚至成习惯的倾向。在恋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缝儿，小缝儿会变大窟窿，那就糟了。我见过两相爱的人因为小事情误会斗口，结果只有损失，没有利益。我们家乡俗谚有：“一天相骂十八头，夜夜睡在一横头，”意思说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。我可不信，我信合理的生活动机是爱，知识是南针；爱的生活也不能纯粹靠感情，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。爱是帮助了解的力，了解是爱的成熟，最高的了解是灵魂的化合，那是爱的圆满功德。

没有一个灵性不是深奥的，要懂得真认识一个灵性，是一辈子的工作。这工夫愈下愈有味，象逛山似的，唯恐进得不深。

眉，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，我听了顶欢喜，可是你得准备吃苦。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，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。你这孩子其实太娇养惯了！我今天想起丹农雪鸟的“死的胜利”的结局；但中国人，哪配！眉，你我从今起对爱的生活负有做到他十全的义务。我们应得努力。

眉，你怕死吗？眉，你怕活吗？活比死难得多！眉，老实说，你的生活一天不改变，我一天不得放心。但北京就是阻碍你新生命的一个大原因，因此我不免发愁。

我从前的束缚是完全靠理性解开的，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。万事只要自己决心；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。

往往一个人最不愿意听的话，是他最应得听的话。

## 八月十一日

这过的是什么日子！我这心上压得多重呀！眉，我的眉，怎么好呢！霎那间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间起伏，是忧，是虑，是瞻前，是顾后，这笔上哪能写出？眉，我怕，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，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的话，就是他们打毁我们，逼迫我们的死。眉，我悲极了，我胸口隐隐的生痛，我双眼盈盈的热泪，我就要你，我此时要你，我偏不能有你，喔，这难受——恋爱是痛苦，是的眉，再也没有疑义。眉，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，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，相互的永远占有。眉，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，一团火热的真情，整个儿给你，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，完全的爱还我。

世上并不是没有爱，但大多是不纯粹的，有漏洞的，那就值钱，平常，浅薄。我们是有志气的，决不能放松一屑屑，我们得来一个直纯的榜样。眉，这恋爱是大事情，是难事情，是关生死超生死的事

情——如其要到真的境界，那才是神圣，那才是不可侵犯。有同情的朋友是难得的，我们现有少数的朋友，就思想见辩论，在中国是第一流。他们都是真爱你我，看重你我，期望你我的。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，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。他们，我敢说，相信你我有这天赋，有这能力；他们的期望是最难得的，但同时你我负着的责任，那不是玩儿。对己，对友，对社会，对天，我们有奋斗到底，做到十全的责任！眉，你知道我近来心事重极了，晚上睡不着不说，睡着了就来怖梦，种种的顾虑整天象刀光似的在心头乱刺，眉，你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嵌着，连自由谈天的机会都没有，咳，这真是哪里说起！眉，我每晚睡在床上寻思时，我仿佛觉着发根里的血液一滴滴的消耗，在忧郁的思念中黑发变成苍白。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心头哪有一刻的平安——除了与你单独相对的俄顷，那是太难得了。眉，我们死去吧，眉，你知道我怎样的爱你，啊眉！比如昨天早上你不来电话，从九时半到十一时，我简直象是活抱着炮烙似的受罪，心那么的跳，那么的痛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说你也不信，我躺在榻上直咬着牙，直翻身喘着哪！后来再也忍不住了，自己拿起了电话，心头那阵的狂跳，差一点把我晕了。谁知你一直睡着没有醒，我这自讨苦吃多可笑，但同时你得知道，眉，在恋中人的心理是最复杂的心理，说是最不合理可以，说是最合理也可以。

眉，你肯不肯亲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，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，算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？

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。那怖梦真可怕，仿佛有人用妖法来离间我们，把我迷在一辆车上，整天整夜的飞行了三昼夜，旁边坐着一个瘦长的严肃的妇人，象是命运自身，我昏昏的身体动不得，口开不得，听凭那妖车带着我跑，等得我醒来下车的时候有人来对我说你已另订约了。我说不信，你带约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闪动。我一见就往石板上一头冲去，一声悲叫，就死在地下——正当你电话铃响把我振醒，我那时虽则醒了，把那一阵的凄惶与悲酸，象是灵魂出了窍似的，可怜呀，眉！我过来正想与你好好的谈谈，偏偏你又得出门就诊去，以后一天就完了，四点以后过的是何等不自然而局促的时刻！我与“先生”谈，也是凄凉万状，我们的影子在荷池圆叶上晃着，我心里只是悲惨，眉呀，你快来伴我死去吧！

## 八月十六日

真怪，此刻我的手也直抖擞，从没有过的，眉，我的心，你说怪不怪，跟你的抖擞一样？想是你传给我的，好，让我们同病；叫这剧烈的心震死了岂不是完事一宗？事情的確是到门了，眉，是往东走或往西走你赶快得定主意才是，再要含糊时大事就变成了玩笑，那可真不是玩！他那口气是最分明没有的了；那位京友我想一定是双心，决不会第二个人。他现在的口气似乎比从前有主意的多，他已经准备“依法办理”；你听他的话“今年决不拦阻你”。好，这回象人了！他象人，我们还不争气吗？眉，这事情清楚极了，只要你的决心，娘，别说一个，十个也不能拦阻你。我意思是我們同到南边去（你不愿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，固然是你的好意，但你知道那是不成功的，所以与其拖泥带浆还不如走大方的路，来一个干脆，只是情是真的，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面的地方？）找着做中间人，解决你与他的事情，第二步当然不用提及，虽则谁不明白？眉，你